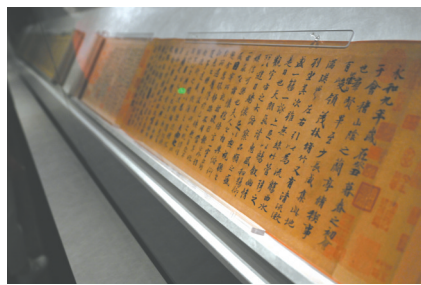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小书房大情怀 来故宫这个展览看中国书房

提到书房，最著名的大约算是紫禁城里的“三希堂”了。乾隆帝在这里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这间8平方米的小书房也因此声名远扬。

书房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是一种生活空间、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。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—雁翅楼展厅，走进“照见天地心——中国书房的意与象”展览，即可体味到古代文人以书房为象征的文化精神。



展览展出的米芾行书兰亭序跋赞卷。

## 斗室之间 修身养性

迈进西雁翅楼，是展览的第一部分“委怀琴书”。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墙，墙边的门便是书房门了。进得门来，便进入了乾隆的“五经萃室”。所谓“五经”，就是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乾隆陆续收集到岳飞之孙岳珂所校刻的版本，便合在一起收藏于昭仁殿后西小间。乾隆将这间书房命名为“五经萃室”并亲自题匾。展厅里的匾额就是原件。匾额下一排六扇紫檀描金的炕屏，刻的是乾隆所著《五经萃室记》，阐述了五经的重要性、宋代岳珂所刻五经的精致程度、散聚经历和五经萃室名的由来。

书房里不仅有书，文房四宝亦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乾隆所用之物精致讲究自不必言，而旅行文具箱更着实招人喜爱。一个紫檀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，打开，可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，再将木箱整体翻转过来，文具箱便会“变”为一张高40厘米的书桌。木箱中另有两个长方形锦盒，盒中设置层、格、槽等，用于精细物品的放置。仔细看，这套旅行文具箱所藏文房器物，包括珐琅、漆器、玉器、瓷器在内的各类工艺精品。特别是在器物的构成上，体现了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等这些最能够代表儒家文化内涵的文人用具。它便于携带，适宜使用者在出行途中加以使用，满足了乾隆帝作为一位文人随时抒发雅兴的需求。

书房并非单纯用来读书写字作画，其核心是文人修身养性之所。展柜中有一对玻璃画——三清图插屏。玻璃画是在玻璃的反面绘制图画，利用玻璃的透明性，在着彩的另一面欣赏，因此被称为“反向玻璃画”或“玻璃背画”。此屏心在玻璃的背面绘制翠竹和寒梅，又巧妙地在梅枝上方、玻璃后涂一层圆形水银，形成镜子象征一轮明月。镜画结合，构成竹、梅、月的三清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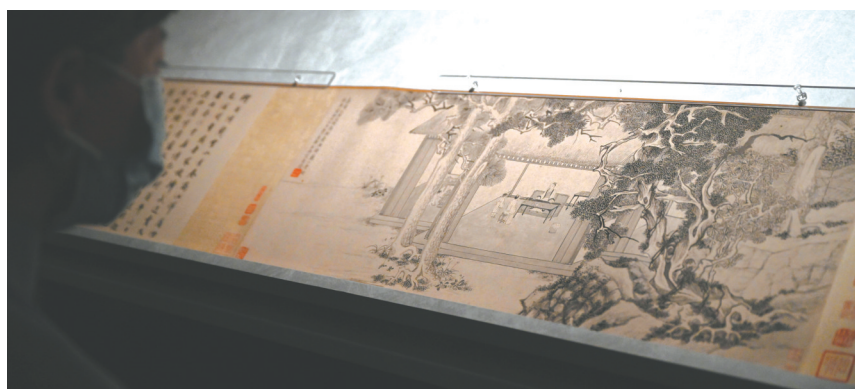
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介绍，这对插屏是乾隆花园延趣楼几案上的陈设品，画中的“月亮”镜子又可作为



清乾隆帝楷书五经萃室匾及炕桌、炕屏。



展览现场还原的养性殿西暖阁书房“香雪”。



文徵明猗兰室图卷。

仪容镜，观者的面部映照在镜子中，构思巧妙，具有“照见天地心”的意象。

修其身、正其心，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，都是行走天下的法宝。

## 书房之大家国天下

位于午门的展览第二部分“正谊明道”，处处充盈着古代文人那流淌于血液中的家国情怀。

展厅正中展线上，乾隆手书的楷书“正谊明道”匾夺人眼目。王子林介绍，“谊”同“义”，出自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：“夫仁人者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他说：“仁者一定是顾大义谋大利，顾大德谋大功。正谊明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，成为历代儒生自我修炼的重要标准与境界。”

大匾旁边的另一件重器再次印证了帝王对自我修养的重视——乾隆楷书《大宝箴》挂屏。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馆员刘国梁告诉记者，《大宝箴》是唐代

张蕴古所作，是对君主的规劝警诫。认为君主应该严格自律，励精图治，爱护百姓，大公无私。雍正帝时，把其中一句改写为“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”。乾隆更是亲手抄写挂在日常起居的养心殿，意在时时自警。

与君王的以国为家相比，志士仁人的爱国更令人感佩。

展厅中，文天祥的一封信札颇具代表性。这件《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》是文天祥在30岁时，写信向包宏斋晋升道贺。信中表达了对时政的忧愤，对包宏斋的“忠忱爱国”“愤世疾邪”表示景慕，认为包氏被重用是国家之幸。信里叙述了在江西剿寇等政事，提出“无政事，何以立国”，体现出儒家士大夫对国家忧难的关切和爱国忠心。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是宋代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句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精神境界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为后世历代所推

崇。展览选用了明代著名书画家陈淳写的《行书岳阳楼记卷》。

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是世代志士仁人的理想和目标。

## 天地为庐 心灵居所

书房是文人心灵寄托之所。“书房不仅是看书、写作、藏书的空间，里面还蕴含着情怀和传承。”王子林说。

徜徉于展览的第三部分“结契霜雪”，时时可见松竹梅的身影。松，经冬不凋；竹，清高有节；梅，凌寒傲雪。作为书房三友，它们是文人气质和精神的象征。

展厅拐角处有一对紫檀嵌玻璃松竹梅插屏。刘国梁介绍，它们原先是放在乾隆花园三友轩中的。三友轩内不仅大量使用松竹梅作为室内装饰题材，其室内陈设的家具也多呈现松竹梅元素，此对插屏亦可见其中意趣。

梅花自古便是文人反复吟咏、描绘的对象，以之暗喻孤傲、坚贞、廉洁、诚信的品质而有所寄托，所以不同时代的雅士文人对其倍加青睐。明代陈继儒尤爱梅花，写诗作画，寄意其间，乐此不疲。展厅里的《梅花图轴》上，老干虬曲，新梅自盛，细草之间散落花瓣，用笔简洁，构图明快，是其代表作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文人们在独自修身的同时，也喜欢雅集唱和。从记载着这些场面的作品中，观众可以触摸到古代文人以天地为庐、以山水为友的清雅之气。

展厅里有一块仿佛“乱入”的石头。这块高63厘米、宽70厘米的造云石，堪称“活化石”。这块灵璧石上，刻录了元朝至正十年秋以赏石为主题的一次雅集，如果细看，还能找到董其昌的“留言”。

这里提到的雅集，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、议论学问的集会。西雁翅楼的展台巧妙还原了曲水流觞的场面。宋青白釉瓜棱执壶、建窑黑釉盏、酱釉盏托等文物宛若“漂”在水上。两侧展柜里，《西园雅集图卷》《兰亭修禊图卷》等画作是雅集的“纪录片”，将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王羲之等名人吟诗泼墨的状态定格。

就连鼎鼎有名的《兰亭八柱帖》，其存放的装匣正面，雕刻的也是“兰亭修禊图”。紫檀木雕修禊图存贮兰亭八柱插屏是首次与公众见面。屏心板雕的兰亭修禊图，再现了王羲之、谢安等魏晋名士在会稽山阴曲水流觞的风雅，留白处嵌有银丝乾隆帝御制诗一首。屏心板可取出，中间为存放《兰亭八柱帖》的八个抽屉。“有些雅集经过后世论证，其实并不存在。”刘国梁说，但通过这些作品仍可以展现出文人向往的一种优雅生活——曲水流觞，唱和雅集。

不论居庙堂之高，抑或处江湖之远，家国在吾心，担当在吾身。这便是书房承载的文化精神。

据悉，“照见天地心——中国书房的意与象”展览持续至10月23日。本展览凭故宫门票免费参观，但须预约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按照限量、预约、错峰原则，每天3000人，约满为止。观众可通过“故宫博物院”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故宫门票和展览。